

那些年的炎夏,我们怎么过?

□ 陈仁德

今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,重庆最高温度达到45摄氏度。当地人民纷纷涌向周边山区避暑,近至四面山、仙女山、南天湖、苏马荡、黄水,远至昆明、贵阳,一时之间,各地都有操着浓浓重庆口音的大爷、大妈、大哥、大嫂。本人也不例外,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一住就是两个月。由于避暑人数骤增,黄水镇俨然变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,常住人口据说有30万人。

我寄居在家姐黄水林海路寓所。家姐长我四岁,今年76岁。老年姐弟相聚,最惬意的就是一起回忆当年在父母膝下的那些日子。那些日子虽然苦涩,却也温馨,是我们生命历程中最难忘的时段。

那些年月,人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后来会出现“空调”之类的东西。每当酷暑到来时,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消暑。那时,连竹扇都很难保证每人一把。我们老家把竹扇叫“篾巴扇”,是用很粗糙的竹篾编织而成,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把。当年有一首很流行的民谣:“六月天气热,扇子借不得。有钱买一把,无钱莫‘玩格’。”从中可知,即使如此低廉的篾巴扇也要有钱才能买一把,无钱就莫想“玩格”(“玩格”是忠县方言,意为高级享受)。要想借扇子?不行,“扇子借不得”。

除了篾巴扇,稍好一点的还有蒲扇和纸扇。当时,位于忠县果园(现实验小学)的忠县干部托儿所很有创意。为给小朋友们消暑,阿姨们将若干蒲扇横向夹成一排,形成一个排扇,高挂在教室上空,用一根绳子远远地拉动扇风,算是半自动风扇。这是我偶然看

到的,印象很深。

电风扇的出现,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。早些年,连电都没有,哪来电风扇?

清凉饮料的概念也完全没有听说过。最热的时候,便到东门外的水井边,担水回来化醪糟,那还真是清凉可口,在我记忆中胜过如今所有瓶罐饮料。我有一首竹枝词就是回忆东门水井的:“三伏炎炎大太阳,袒胸赤膊汗如浆。家家要化醪糟水,都说东门井最凉。”

中午最热的时候,城里的男人们喜欢到长江里去泡着,当时没有游泳一说,都叫“洗澡”,江水是从遥远的雪山流下来的,置身其中,顿感清凉。有点麻烦的是,夏天的长江都是洪水滔天,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,去滚滚激流里“洗澡”风险极大,每年都有人不幸溺水而亡。但这却丝毫不影响男人们下河“洗澡”的爱好,烈日下的河滩总是聚集着数以百计“洗澡”的人。更有趣的是,所有人不论老少都是裸泳,一丝不挂赤身相见,从容而坦荡。河滩是男人的世界,女人们约定俗成地自觉远离河滩,绝不出现。这道风景不知道延续了多少世纪,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,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,才渐渐消失。

我家大院“春华秋实”里有一口水井,虽然水质远不如东门水井,却也清澈可人。每天黄昏时,父亲便把井水一桶桶打起来,往院坝里一阵乱泼。开始的几桶水一落地就滋滋滋地没有了一点影子,瞬间全干了。接着再泼,水石相激,整个院坝会腾起一团团热腾腾的蒸汽。这时太阳西沉,气温渐渐降了下来,就在院坝里用长板凳搁起“帘子棍”。“帘子棍”是用麻绳连接数十根大拇指粗细的斑竹搭成的凉床,六尺长,四尺宽,因为可以像帘子那样卷起来,所以叫“帘子棍”(忠县有的地方叫“凉铺棍”)。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几床“帘子棍”,用于夏天晚上乘凉。我们全家几代人,就在院坝里的“帘子棍”上过夜。仰卧看天,夜空碧蓝碧蓝的,星星眨着眼,院子里的桂花树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有时父亲会拿出洞箫吹奏他们年轻时的电影歌曲《渔光曲》,母亲则合着音乐轻轻地唱:“云儿飘在海空,鱼儿藏在水中。早晨太阳里晒鱼网,迎面吹过来大海风……”现在想

起来,那是多么美好的夜晚。

在院坝或街头搁“帘子棍”乘凉过夜,是老家忠县世代相传的风俗。那时的夏夜,到大街小巷去看,家家门前都是一溜铺开的“帘子棍”,大人小孩都露天睡着。街坊邻居都三三两两拉着家常,和睦温馨,一片祥和。更晚的时候,拉家常的声音静下来了,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。也根本不用担心有流氓,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露天坝里乘凉受到骚扰侵害。

以上说的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的事。等到长大后,我留在了农村,成了一名插队知青,夏天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我16岁时和姐在同一个村插队落户,共同度过了多年艰难岁月。如今我们姐弟一起在黄水避暑,每天都是无穷无尽地回忆往事。想起当年的盛夏,赤日炎炎似火烧,却压根儿没听说过避暑二字。夏天水稻成熟时,正是一年最炎热的时候,我们现在躲在屋里还喊热,那时却是顶着烈日在田野里劳作。所有的防暑设备就是一顶破草帽。这种草帽叫“十八转”,是用麦草编成约大拇指宽的长条一圈圈螺旋式盘起来的,总共盘了18圈,很厚重,边缘老是往下耷拉。好处是坐着歇气时可以用它垫屁股。

不论多么炎热,在广阔的田野上劳作是无处可以遮荫的,我们始终都在阳光的暴晒下。汗水把衣服一次又一次浸透,泛出白色的汗渍,我们方言叫“盐霜”。顺着额头、鼻梁淌下的汗水流进嘴角,还真是咸咸的、像盐的味道。口渴了便去山崖间喝那些从石缝里渗出的泉水。那时也绝没有什么水杯,去山坡上的桐子树上摘一片青绿的桐叶,折成一个尖尖的东西就是水杯。用这个桐叶水杯接着涓涓渗出的泉水咕咕咕灌一阵子,最后还要给别人带一杯“水”回去。

收割水稻意味着可以吃新米了,这是农民最快乐的时刻,但也是最劳累的时刻。在烈日的暴晒下,熟透了的金黄谷穗沉甸甸地垂下来。这时要看准时机抢收,否则过段时间成熟的谷粒就要自然脱落,那可是农民的血汗换来的呀!于是每天清晨趁着还不是太热,就要下田去收割。水田里

的稀泥很陷脚,裤腿要高挽起,露出的大腿便要忍受粗糙谷叶的摩擦,谷叶边缘有细小的锯齿,一会儿就把大腿划出许多细细的横斜交叉的血口子。割谷的标准姿势是左手握住一把稻谷,右手挥动锋利的镰刀呼的一声割下来,抽出几根谷草将谷把子拦腰捆成一束,顺手把捆好的谷把子散开成扇形,摊放在刚刚割出的谷桩上。在收割后的水田里,散开摊放的谷把子会在我们身后整齐排成一溜。较之大腿,双手和稻谷摩擦更多,皮肉被划出的血口子也更多。随着太阳升起,大地开始变得火热,汗水流到血口子上就非常疼痛。

农村那时是没有钟表的,时间概念非常模糊,一般都是凭经验掌握。到了正午,农民们说“人骑人”(“人骑人”就是在阳光直射下,人和自己的影子重合了),这时生产队长往往会说,趁天气好,再割一会儿。大约快到下午2点时队长才宣布收工。拖着疲惫不堪、大汗淋漓的身躯收工后也不会闲着,得赶紧生火做饭,饭后稍稍歇息一下,又得赶紧出工。

下午出工不用镰刀了,每个人都背着“背夹”。背夹是一个三尺长、一尺宽的木架子。中间编织着竹篾,有一对竹编的背带;底部有一个绳套,用来固定“背夹杠”——一根四尺长的木棒;顶部有两个“耳朵”,用来拴“背夹杠”。到了田边,又挽起裤腿下田去,经烈日炙烤了大半天的水田,水都发烫了,脚踩下去热乎乎的。这时空气都热得仿佛要燃烧起来,衣服全被汗水粘在身上。大片大片的水田里,上午摊放在谷桩上的谷把子已被晒得焦干。小心翼翼地将谷把子一收起来,抱到田埂上。将背夹平放在地上,把谷把子一束束整齐堆放在背夹上面,直到算起三尺高,再将背夹杠穿进底部的绳套,直着向上将全部谷把子死死压住,再把背夹杠拉过去用绳子紧紧拴在顶部的耳朵上。从侧面看,整个背夹就成了一个下尖上宽的三角形。再扶着背夹的顶部使劲向上抬,直到离地直立起来,支撑点全在底部。这时要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动作,蹲下去将两条竹编的背带挂上肩,身子略微前倾,使出吃奶的力气,拖着嗓子“嘿”一声从地下缓

缓站起来,如同背起来一座小山。身子前倾的分寸必须把握好,前倾稍稍过了就会一头栽下去。人摔倒了不心痛,但谷把子猛然摔下就会撒落一地,那才心痛。

经长时间暴晒的大地向上反射着热量,仿佛有一层白光在晃动,背负着沉重的小山似的谷把子背夹,赤足走在有几分烫的粗硬土路上。汗水大滴大滴、接二连三往下淌,一落地立即就被蒸发了,不留一点痕迹。走到院坝里,卸下背夹上的谷把子,立即又返回水田里继续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直到把收割的谷把子全部背到院坝里。那个炎热呀!那个劳累呀!

接下来的场面就不详细叙述了,总之背完谷把子后,就开始挥舞一束束的谷把子,使劲将它们往长木凳上摔打脱粒。脱粒完毕就将谷草铺满院坝,牵出一头老牛拖着一个大石碾反复碾压,把尚未脱尽的谷粒碾下来。然后把谷草捆成一束束,堆放在院坝旁边,再把院坝里刚刚脱粒的、厚厚的一层稻谷撮起来,用木秤依次过秤,搬进生产队保管室的囤子里。这时才终于宣布一天的劳动结束了,我们那里叫“出场”。出场时一般都已是半夜,这时星月朦胧,跳进生产队的堰塘里洗去一身的汗水和尘土。堰塘里的水竟然还是热的,好歹也算洗了个热水澡。

第二天一早,又开始重复昨天的故事……这就是那些年我们度过的炎夏。不论多么炎热,照样在烈日下劳作,哪有什么避暑,还不是都这么过来了。

(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)



□ 余胜(作者系忠县美术家协会主席)

热土

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——有感于“巴蜀新视界”第三届川渝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

□ 张漫漫

近日,“巴蜀新视界”第三届川渝乡村振兴农民画作品联展启幕。它展出的不是城市中的现代雕塑,也不是繁复的笔法,而是一幅幅质朴而充满生命力的农民画。作者们用最简单的线条和色彩,将生活的点滴凝结在画布上,勾勒出自我的天地——乡村的四季轮回、家园的丰收喜悦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这种纯粹的表达,不仅仅是对自然风景的再现,更是创作者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。每一幅作品都像是一扇窗,透过那些饱含情感的色彩和笔触,我仿佛看见了脚下那片肥沃坚实的土地,看见了春天播种时的汗水、夏天耕作时的辛勤、秋天丰收时的欢笑,还听到了冬日寒风中的低语。这些画中,

蕴藏着一种超越技巧的力量,那是扎根于大地的生活哲学,是千百年乡土文化的深厚积淀。

下午,我们来到磨子土家画乡。这里的作品由当地村民亲手绘制。许多人甚至不识字,但他们的画却让人心潮澎湃,仿佛每一笔都浸透了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土地的深情。这些画不讲究精致的技巧,甚至有些稚拙,却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质朴的力量,直抵人心,令人难以忘怀。

展厅里,大爷、大妈们站在自己的画前,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。有位老大爷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画,画里是他每日劳作的田地、悠闲的牛羊,还有在夕阳下闪烁的河水。我问他为什么

画这些,他憨厚地笑着说:“我画的就是我的日子嘛,画着高兴。”他的话简单,却道尽了生活的诗意,让我心里一颤!那是他每天劳作、生活的缩影——丰收的田野、四季的变化,画中那些朴素的色彩,没有绚丽夺目,却温暖动人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土地的故事,述说着乡村生活的日月流转、人与自然的深刻情感。像一首首无声的诗,流淌着对土地、对生命的深沉热爱,表达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自在从容,耕耘的是生活,收获的是艺术。

离开展览的时候,阳光正盛,我不由得回头望了望那些作品,久久不能平静。艺术,就像种子,种在每个人的心田,不论贫富、地位,也不在于技巧

多么高超,而在于能否触动心灵。这些农民画家虽生活简单,却用画笔把艺术深深植根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,在自己的小天地里,画出了心中的大世界。正如展览主题所说:“把艺术种在大地上”,这些朴实的画作,正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礼赞。

苏轼说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这些画,就是他们心中的“安处”,也是他们对生活最真挚的表达,在平凡中感受伟大,在质朴中见到真情。真正的艺术其实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,藏在每一片田野、每一座山川、每一个日出与日落之间。或许,这正是艺术最动人的力量——生于大地,归于心灵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文化馆)



国庆抒怀

□ 陈明忠

红旗舞动庆华年,万众一心齐向前。
科技兴邦惊世界,文化繁荣美江山。
和平发展获赞誉,合作共赢谱巨篇。
企盼台湾归大统,神州崛起凯歌旋。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、重庆诗词学会会员)

意难忘·吟秋

□ 刘明文

丹桂飘香。看红枫起舞,翠荷盈塘。秋风吹落叶,烈日照田庄。抬首望、尽炎阳。野岭遍红妆。盼夜阑、清风送爽,一片清凉。

秋鸿影落清江。送长歌一曲,天涯苍茫。相思书万卷,意念意千行。愁绪起、断人肠。梦里把情伤。盼君来、同欢共饮,情醉潇湘。

(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)

秋意时光

□ 陈露

天空湛蓝如洗,像大海
白云如浪
追逐秋天的万般多彩
九月伊始就初见端倪
激动和新奇写满薄薄的日历

晴秋傍晚
听秋风过耳
那是秋天的告白
看满目多彩的秋叶
感念丰收的田野

清风九月
让心灵沉浸在月明星稀之夜
慢时光里静听小夜曲
惬意和思念,就藏在此时的秋天里
期许一场最深情的凝眸

(作者单位:忠县鸣玉溪小学校)